



高級組 優秀文章
聖保祿中學 紀雨青

題目：未來社區：我想保留的特質

清晨的陽光，斜斜地穿過跑馬地成蔭的古榕，灑在新舊交錯的建築外牆上，斑駁陸離。我從繁華似錦的銅鑼灣出發，一路乘坐電車「叮叮」地轉入黃泥涌道，沿途幽幽傳來的是跑馬地獨有的香氣，那既是馬場上青草的清香，亦是老茶餐廳裏奶茶的醇香。

我從小便在跑馬地讀書，這氣味，我再熟悉不過了。

某天晚上，萬籟俱寂，輾轉入眠。在夢中，我彷彿預見了跑馬地的未來。

未來的跑馬地，或許是完美的一放眼望去，建築外牆由流動的光影螢幕覆蓋，智能導航的無聲無人車取代了汽車，空氣經由過濾器循環淨化，道路兩旁的樹木井然有序。人們住在恆溫恆濕的膠囊公寓，透過虛擬實境滿足一切娛樂與社交需求。

我敢言，這完全符合人們對未來的技術想像，是近乎完美的未來社區；我更敢言，跑馬地這個社區，到那時將不復存在。

夢中驚醒，我躺在床榻上思來想去，不知所云。

社區社區，所指無非「社」與「區」，前者是居民之間頻繁的社會互動，後者是地理範圍與環境面貌。如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時代變遷星移斗轉，但對於跑馬地這古色古香的社區而言，那最該緊緊握在手心、不容流失的特質，究竟是什麼？

我說，我想保留的，是歲月在更迭中留下的斑駁與溫潤。

觀古今於須臾，撫四海於一瞬，跑馬地的韻味，正藏在這些日常與歷史的交錯中，稍加駐足細品，便能感知歲月之綿長。

首先，是那些老字號餐廳。走進黃泥涌道旁的「祥興咖啡室」，門上的舊式招牌在經年累月下不免稍有失色，座椅的皮革更磨出了條條紋路。環視四顧，



牆上黑白照片裏的跑馬地街景早已不復存在，但那奶茶的醇香、多士的油香、老侍應的叫單與街坊鄰居的寒暄，卻仍固執地駐留此地。前走兩步，不遠處的「永祥燒臘飯店」香氣誘人，隔着略為磨損的半透明玻璃，各種古早燒臘盡收眼底。舉目四望，牆壁上的餐牌幾經修補，四下裏木椅的一角被年月磨得有些歪斜，卻仍倔強地支撐着。目光所及皆是時光侵蝕的痕跡，但身處其中，感受到的卻是鄰里間亙古不變的溫情——酥脆的聲響不絕如縷，油潤的甜香肆意彌散，街坊鄰居們在略顯擁擠的地鋪裏，一同享受這捨不掉的味道。

歲月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變得乏味，但在這裏，人與人的情感只會愈來愈深厚。這裏沒有虛擬社交，可當中的溫暖與幸福哪怕並非身在其中仍能感知一二。

其次，是靜默於社區一隅的墓林。從馬場道轉入香港墳場，一切喧囂驟然褪去。十九世紀中葉，許多英軍染瘧疾身亡，被埋葬在這山谷附近，《聖經》說人間是涕淚之谷，英軍認為死亡才算安息，於是稱這墳場一帶為「快活谷」，寓意此地為安息的極樂淨土，是以紀念同胞，慰藉親屬。在這裏，一邊是車水馬龍的鬧市，一邊是寧靜的安息之地。石碑叢林與水泥森林，只是咫尺之遙。花崗岩墓碑依山而列，許多刻着十九世紀的日期與名字，它們是早期拓荒者、華商、士兵及不少神職人員寂滅後的歸處，銘刻着一段段沉重而悲壯的歷史故事。

孩童時路過此處總覺肅穆，如今才懂，正是這些安息的過往，讓跑馬地的歷史文化價值更為深厚獨特——在香港墳場，撫摸歷史，參悟生死。

再者，便是耳熟能詳的跑馬地馬場。自一八四六年首次賽馬以來，那綠茵場便與這片地域密不可分。百年以還，賽馬運動在此處留下無數珍貴的歷史印記——從十九世紀末上流社會的專利，到二十世紀逐步平民化，現在更成為了香港人別具特色的娛樂之一。如今，看台的紅磚老建築雖經修葺，卻憑藉着不可復刻的建築工藝歷久彌新，保留着屬於殖民時期的獨特風格，成為那紀念殖民時期的無言史冊。而今，香港賽馬會不僅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賽馬機構之一，更是融合體育、慈善、社交與文化的獨特存在。每逢周三夜晚，震天撼地的鑼聲、馬蹄踏過草地的悶響與觀眾席上驟起的歡呼，這林林總總，構成了跑馬地的獨特魅力——每一處斑駁，都是往昔寄現世的信箋；每一聲馬嘶，都是歷史永不消散的餘韻。



或許，當提及跑馬地馬場時，腦海中浮現的不僅是激起砂石奔馳的賽馬，還有一幀幀流動的黑白照片，它們是歷史的見證者，可向人們傳達故事的卻不只有它們，還有歲月在更迭中留下的斑駁痕跡——老字號餐廳桌面被熱杯烙出的圓印，是幾代人的晨昏；墓園石階被反覆磨出的凹痕，是親屬百年間的思念；馬場看台上磨損的木椅扶手，是無數次興奮與嘆息。

歷史不是未來的塵埃，而是未來的路標——過去孕育出未來的種子，而未來映照出過去的影子。

無奈的是，歷史的痕跡難免在時間的長河中作流水逝去，要讓這些特質歷久常新，不能僅靠懷舊的情緒，更需人們主動以智慧搭建維繫。

使這些特質歷久常新，並非將其封鎖保存，而是融合新與舊，意指傳承弘揚與活化利用兩不誤。歷史文化遺產不可複製，無可再生，須在做好保育工作的基礎上加以探索活化利用的可能性，才能更好地使其服務當代，造福未來。然而，歷史風貌建築、文化遺產等資源並非獨立的存在，而是與居民及周邊環境緊密相連。

社區社區，「社」與「區」互為表裏，缺一不可。

我所預見的未來社區，居民往來盡數斷絕，環境面貌平凡無奇，那是跑馬地，卻也不是跑馬地。跑馬地若失去了那些磨損的痕跡與偶遇的人情，便與任何一個未來社區沒有分別。我想保留的，正是跑馬地這社區的特質，這份人情與歷史。

我從小便在斑駁而溫潤的跑馬地讀書，這社區，我再熟悉不過了。

註：得獎作品旨在記錄及分享參賽學生當下的處理內容及創作能力。大會以原稿完成評審工作後，在不損作品文意及行文風格的情況下，進行校對及修訂。大會已盡力確保所刊載的資料正確無誤，惟資料只供參考用途。